

《南海十三郎》

7A 梁佩珊

「傷心淚呀，灑不了前塵影事，心頭個種滋味，唯有自己知……。」這句唱詞，自小便經常聽到外祖父哼，但我從來就不知道這是什麼，莫說是誰編誰唱，就連內容也聽不明白，耳中全只是「篤篤撐」的鑼鼓聲。直至看了《南海十三郎》一書，才知道這是十三郎所寫的曲，出自《心聲激影之寒江釣雪》。

《南海十三郎》是一個編劇家的故事。十三郎既是叱咤戲壇的才子，亦是潦倒街頭的乞兒。他生於富貴之家，是江太史的公子，憑着才華，成為三十年代炙手可熱的編劇家。「別人笑我太瘋癲，我笑他看不穿」，這句話原創者正正是十三郎。他過目不忘，文理皆精，又含着金鎖匙出生，本應是一名令人羨慕的人物。但他卻往往愛與世界唱反調，對看不過的事抱打不平。小時候，同學對校長怨聲四起，他便把校長的蚊帳燒掉；長大後，看不過眼任惜花的勞軍戲便出手打人。他的種種行為，在別人眼中都是瘋癲都是傻，他卻逍遙自在，閒適快活，一直地裝瘋扮傻過着大半生，直至老死街頭。

看南海十三郎的一生，我的心情是矛盾的。

的確，他恃才傲物，目空一切，令人側目。好像所有人也必然地比他遜色比他低級，眼睛看不到其他人。對於這個「他」，我感到既討厭又可惜。原來天生聰穎的他，卻被他自己活生生的扼殺了。在面對自己所設的路障前，十三郎不懂轉變，不明白「不是路走完，而是該轉彎」的道理，硬硬的把自己逼入死胡同。他確實是鶴立雞群，但若固步自封，也是徒然的。可能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天資聰敏把他帶上巔峰，也把他打落谷底，這樣的自殺行為，何苦呢？

才子虎落平陽，不禁令人唏噓，但堅持理想的執着則讓我欣賞。

他面對着世人嘲笑，仍堅持原則理想，不願被別人改動自己的劇本，不願為迎合觀眾需求寫低俗作品。這個「他」，有點兒像世俗社會上的一股清泉，不隨大眾走、不做隨波逐流的小沙粒。換了是我，也許堅持不了，這樣換走了事業家庭，犧牲未免太大了。正因為十三郎這份執着，才把他帶到事業頂峰，令他的曲詞一直流傳，真正的文章有價，人死劇存。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，生於九十年代的我也能聽到他那三十年代的曲，在高山劇場仍然有人重演他的戲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
記得外祖父以前跟我說十三郎的故事時說過：「他的人生很可悲，瘋癲也許是上天對他的懲罰，他被世界淘汰了。」那時只有七歲的我，壓根兒聽

不懂外祖父的說話，只會傻傻的附和着。現在的我懂了。十三郎的人生是快樂的，他一點也不可悲，可悲的是悲眼看他的我們。他不是被世界淘汰了，而是他遺棄了世界。他裝瘋扮傻，目的是冷眼看世界，目的是避過世上的醜陋和污濁。他比起任何人也聰明，當世人每日勞勞役役地工作，受了氣卻不敢作聲，只會像一頭牛似的在做，相比之下，十三郎更懂得享受生活，他是真的活出自己，活出人生。

十三郎是一隻雪山的白鳳凰，曲高和寡，知音難求，甚至連薛覺先、唐滌生也不是真的明白十三郎，這確實有點兒悲哀。但假若要白鳳凰離開皚皚雪山，走進滾滾紅塵，所玷污的不只是牠的色相，更是那高潔的情操，這不是更可悲嗎？這樣遺世而獨立不是更好嗎？

十三郎的眼鏡是破的，想看得清楚時用這一邊，不想看得清楚時用另一邊，不用看得太真實，否則人生便太苦。這人生哲理是很適用於現今香港人，香港人就是什麼也要看得清清楚楚，才常令自己煩惱痛苦，很多時即使家財萬貫，也不開心。像十三郎這樣的癡看人生，也未嘗不好，我們或許要像他癡看人生，有時候做一隻雪山的鳳凰，避開俗世，拋開紅塵。

癡人如他亦何況？

癡人正是十三郎！

他，只是癡得不夠低調，不夠漂亮，才導致如斯下場吧。

教師回饋：本文深入探討十三郎的一生，讓讀者認識他可歌可泣的生命樂章。（冼佩玲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或許正因為十三郎的「癡」，更見我們的「不癡」。你認為呢？